

咖米其傷

Café Ami



戴舫 著

作家出版社

咖米其傷

Café Ami

戴舫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咖米其伤 / 戴舫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063-9732-2

I. ①咖… II. ①戴…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46772号

咖米其伤

作 者: 戴 舫

策划编辑: 郑建华

责任编辑: 李 雯 乔永真

装帧设计: 董隽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46千

印 张: 23.25

印 数: 001-3000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732-2

定 价: 4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Chapter1	第十二章 Chapter12
2	65
第二章 Chapter2	第十三章 Chapter13
6	71
第三章 Chapter3	第十四章 Chapter14
12	80
第四章 Chapter4	第十五章 Chapter15
16	88
第五章 Chapter5	第十六章 Chapter16
25	95
第六章 Chapter6	第十七章 Chapter17
31	101
第七章 Chapter7	第十八章 Chapter18
37	115
第八章 Chapter8	第十九章 Chapter19
43	121
第九章 Chapter9	第二十章 Chapter20
47	129
第十章 Chapter10	第二十一章 Chapter21
52	138
第十一章 Chapter11	第二十二章 Chapter22
59	150

第二十三章 Chapter23
158

第二十四章 Chapter24
167

第二十五章 Chapter25
179

第二十六章 Chapter26
187

第二十七章 Chapter27
195

第二十八章 Chapter28
204

第二十九章 Chapter29
207

第三十章 Chapter30
211

第三十一章 Chapter31
216

第三十二章 Chapter32
221

第三十三章 Chapter33
225

第三十四章 Chapter34
233

第三十五章 Chapter35
239

第三十六章 Chapter36
247

第三十七章 Chapter37
258

第三十八章 Chapter38
267

第三十九章 Chapter39
273

第四十章 Chapter40
280

第四十一章 Chapter41
284

第四十二章 Chapter42
290

第四十三章 Chapter43
297

第四十四章 Chapter44
307

第四十五章 Chapter45
311

第四十六章 Chapter46
317

第四十七章 Chapter47
323

第四十八章 Chapter48
327

第四十九章 Chapter49
341

第五十章 Chapter50
352

第五十一章 Chapter51
358

第五十二章 Chapter52
362

西雅图残冬，午后渐渐潮湿出一圈圈凉气，潇潇暮雨便带上了三两分凄清。从实验室回家，拐过街角就看见房东客厅灯光昏黄，周边房客们的木窗木门愈显得黑洞洞的，双脚于是自作主张向左一滑，推门走进这家小咖啡店——Pickled Herrings，意思是生泡酸鲱鱼。店主叫 Sven，我叫他“斯文”，北欧种，善用红酒醋泡鲜鲱鱼，口味酸脆，像四川泡菜，生食后余腥绕舌三日不绝。当地北欧后裔多，常有慕名而来的，胸口顶着小吧台坐下，就着酸鲱鱼，用一根极小极细极长的酒杯喝一种烈酒，跟斯文聊天。斯文体重大概有三百磅，略微害羞，说话时不太看人，不时捋一把贴着脑袋蜷曲乱飞的淡金色头发，捋出一绺绺北欧渔村的风情来。

第一章

我跟酸鲱鱼咖啡店结缘，进而与王教授成为“咖米”（法语：Café Ami，喝咖啡的朋友），得从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说起。小时候我成绩不错，很多人夸我天才，我信以为真，等到发觉这说不定是一种西人所言“cosmic conspiracy against me”（宇宙针对我个人的阴谋）时，我的青春已被书本和实验室消化几净。大约也正是我由“天才”变回普通人那段时间，第一次走进酸鲱鱼咖啡店，不经意间瞥见了王教授。他坐在深色护墙板的暗影里，暮色转浓，抹在他身上脸上，使他整个人都虚虚淡淡入了背景，只剩下衬衣领子白白的一圈，略沾些戳心戳肺的意思。他肯定看见了我，不过似乎并不想打招呼，见我端着咖啡、点心走向他坐的小圆桌时，他一向意态萧索的表情上加了点儿迷惑。我俩在一个屋顶下做房客有三年半了，还没说上十来句话，大概彼此都不太在乎。

实际上王教授很让人记得住。那一次驻美大使来访，访问学者、留学生排了一个长队跟大使合影留念。王教授站在一边，有人问他怎么不去站队。王教授说，你看大使那么大年纪，站在那里像个木偶一样等人一个一个上去拍照，脸上什么表情？我正好站在王教授后侧，听到这段对话，再看一眼大使先生，脸上冰冻着一个优雅的微笑，看来虽然习惯了这类“社群服务”，但心里至少是充满无奈的。这时那个问话的人又说，跟大使合影，框起来挂在客厅里，多好！说着也走去站队了。王教授叽叽咕咕用上海话说，这也算一种人道主义吧？说完

笑呵呵地走去放满食物的长桌边上，挑挑拣拣地找东西吃了。

“在等人，王教授？”我端平咖啡立定，只要他眨一下眼，我立即另觅坐处。我这种心态，向好里说，是自爱，反之就是不自信，自我安全感缺失。

我视界下端突然有东西开始移动，本能往后一退，手上咖啡泼洒出来烫了手，强忍着才不至于龇牙咧嘴得太过分。低头一看，是长颈酒杯似的小圆桌子，被王教授用一只脚勾住脖颈，慢而平稳地移离墙壁，一只手同时将一把椅子移入桌壁之间。

王教授微笑着，示意我坐下。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搬动桌椅，四下打量。他略坐直身子，夹手拿过我的咖啡放在桌子上。

“这个角度，”他待我坐下后指指窗外，“好看。”

窗外近景是两棵百年橡树粗大的树干，霜皮溜雨泛着青苔霉绿，框出对街两座三层小楼，蓝顶白墙上深灰的暮色正在浓缩成黑夜，衬出中远背景上两块扇面大小的湖水，在低垂的天幕下毛黢黢地发白。就是由于这类典型的西雅图雨景，这地区全美抑郁症发病率最高，街上到处有光照沙龙，人一觉出自己想发疯了，就进去花十几二十块钱用某种强光照射大脑前额叶，据说对气候诱发的抑郁症很有效。

我坐下，凝目雨景，然后低头抿了一口咖啡，极苦，皱下眉头，却让嘴角溢出几丝笑意。王教授在一边观察我喝咖啡，饶有兴致。

我略感不自在。“这个雨景……呃，大部分人欢喜阳光灿烂。”

我抬眼直视王教授。他的眼睛通常给人以平和的印象，这时却有了厚度。眼光一厚，后面藏些什么就透不出光来了。

他点点头，大概是同意我的说法，也可能是加强语气：“好看，这雨景。”

他的眼光落在窗外的古树上。树皮上沟槽密列，一片落叶小而圆，黄亮亮的，小半嵌入缝隙，大半湿湿贴着树皮，微现出下面的凹凸不平。这片落叶再平常不过，但冬暮雨夜，背倚古树的铁灰粗糙，这片亮黄的小落叶，竟袅袅娜娜妖娆起来。

西雅图地近北极圈，纬度高，但由于太平洋暖流，冬暖夏凉，许多树不全落叶，所以整个冬天都有落叶飘荡，倒像一个无限延展的深秋。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抑郁的无限延展。这片小圆叶显然

飘落不久，依然汁液充盈，色彩则转而耀眼。不过，王教授到底是在看这片落叶，还是在看被岁月风霜剥蚀得极富沧桑感的树皮呢？

我本想说不过是一片落叶而已，引他抬抬杠，但他正好转过眼来，目光里似乎带着一丝柔和，我抬杠的欲望就整个脆弱掉了——我还是天才的时候，柔和这种感觉很少光顾。我低头喝了一大口咖啡，烫麻了舌头，忙抿紧嘴唇，极力缓慢地咽下这股流动的火，喉咙食道好像要烫穿了，生怕咳嗽起来呛入呼吸道，那伤害就大了。

“捂住鼻子，”王教授做示范，一只手整个地盖上了口鼻，“抑制咳嗽。”做完示范，手却依然紧紧捂着口鼻，像在为我用力。

我屏住呼吸咽下流火，抑制住自己抬手捂住口鼻的冲动。我注意到王教授的手宽厚而大，皮肤细腻润泽，白得发亮，好像不应该长在他身上。他瘦长个子，英文叫 wiry，像一条钢丝，细长而强韧，脸上肤色微暗，胡须很浓，虽然用力刮出一道道血印子，但颈脖间仍时不时晃出一片硬茬茬的黑影子。

我嘴唇微开，小心吸进一口凉气，按摩烫疼的喉咙。奇怪的是，咖啡的苦香味这时却满口弥漫开来，那部分侥幸没被烫死的味蕾，这时被苦香味穿透，一个一个花朵般地绽放，生出甘甜的津液来。

一定是我的表情透露了什么，或者王教授也有过类似经历，他显然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咖啡的妙处。

“终于，嗯？”王教授兴致盎然，指着我的咖啡，“美洲黑咖啡。瓜地马拉咖啡豆。虽然焙制已有一个星期，但都是储在高端真空罐里，随吃随磨，从磨碎成粉到高温蒸汽压到你的杯子里，不超过一分钟时间！绝对不超过一分钟！大部分时间只要二十秒。二十秒！真的，斯文手脚很快。所有的香味都 sealed in（封印）。”王教授边说边做手势，手又白又大，反复做着各种各样“压”和“封”的动作，好像非如此不足以传达“seal i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力量。

王教授平时寡言少语举止安详，从来不做大动作。

“这种咖啡，非得就热吃，不然香味全跑了，不过……”王教授看着我张嘴喘气的模样，摇摇头，大概想到这杯咖啡将被浪费，很有点儿可惜。

我挑战似的看了看他面前的咖啡，还剩半杯，完全冷了。他笑笑，

摊开手，无可奈何。

“第三杯。现在每天只能吃三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生年不满百，常怀千‘杯’忧！好咖啡，一人一生能吃几多杯？”他叹了口气，满足感却从额头眉角满满地溢将出来。我以前见过饿狠了的酒鬼饮若长鲸吸百川后这么满足地叹气，不料喝咖啡也能喝得这么身心俱疲。

我好好地看了一眼手中的咖啡，慢慢又是一小口。享受感没有了。慌忙又喝一大口。除了苦味，什么都没有。

“舌头全麻了。”我自嘲。

“咖啡的神韵，相当……呃……elusive（难以捕捉）。中文也有个相近的词，佛教用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描写得好、准确……”

我后来发现，王教授讲话欢喜夹杂英文，有时还加几个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甚至希伯来文，倒不一定是没有相应的中文译名，他就是欢喜外语，欢喜把一个难发音的外语字发准发足，欢喜咀嚼外语字的表达力，咂摸多重涵义之间的复杂意趣带来的满足感。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有个出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文系的教授，英文特别好，但跟中国人说话坚持“一句英文也勿开”。她说一个老师说过，中文夹英文最讨厌。我以为她是厌恶语言不纯，结果不是。

“讲三句中文就夹一句英文，好像会说两句英文就高人一等。切！品位缺失之至。”她说。

我那时也属于“品位缺失之至”，她的话吓得我立即改邪归正。跟王教授做了咖米以后，渐渐又“品位缺失”起来，除了很难抗拒“品位缺失”的诱惑之外，也很欢喜别人夸我说“你词汇量好大啊”。

那位人类学教授应该也体验过，把一句外语说得很漂亮时的快感。

好像作为人类学家，她更应该懂得，我们都是某种意识形态框架的囚徒，不同的是有人意识到有人意识不到，更大的不同是有人尝试越狱有人以自己囚所与众不同而骄傲，当然，最大的不同是有人能够越狱，有人心有余力不足。

这位人类学教授是她领域中的佼佼者，但看来属于优秀的专业人士，而不是知识分子。

我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王教授，我认识了欢喜各种语言夹着讲的人，似乎品位与否根本不是问题，表达快感才是动力。

第二章

王教授似乎一有时间就泡咖啡店。第二天我又拐进酸鲱鱼，他还坐在老地方，好像从昨天我离开后就没挪动过。他宽大的手掌裹着一只肥肥矮矮的小咖啡缸，咖啡还若有若无冒着热气，感觉厚重，但颜色较淡，据他说是非洲肯尼亚的咖啡——焙制温度低，时间是意大利透焙咖啡的一半，瓜地马拉石板烘咖啡的三分之二。磨成粉后同样体积的咖啡，肯尼亚咖啡要重差不多三分之一，所以做同样浓度的纯咖啡，用肯尼亚咖啡要少放三分之一。今天的肯尼亚咖啡是上个星期烤的。要喝新焙咖啡明天请早，因为酸鲱鱼咖啡馆每个星期四早上焙制新咖啡。我大吃一惊：这个不起眼的小咖啡馆竟然自己烤制咖啡，那得多贵？有空间吗？客源足否？他看出我怀疑，来了劲儿，挥手招来斯文。

我以前只从窗外看见过斯文，通常只是他浮在吧台上或顾客背影间的脑袋，以及脑袋下横着的一只足有半尺长的黑领结，而他的淡亚麻衬衫总是跟背后的大镜子白成了模模糊糊的一滩。他脸不显胖，宽宽两撇小胡子修得尖刷刷，下巴还棱角分明，看起来相当帅气。但当他从吧台后一步一步挪出来，我竟然觉得罪过。斯文至少两米高，宽肩厚胸，正面侧面都大于我们的圆桌面。相比之下，他至少两倍于我的腰臀，却并不显得特别肥硕，而且无赘肉下垂感。他出了吧台，走动相当麻利，把我的罪过感也麻利掉些许。

“我给你找了一个新崇拜者，大力。”王教授介绍道，“他对你的家

焙咖啡很有兴趣。”

斯文害羞似的跟我点头示意。“见过。昨天还来过一次。好名字，大力，是为了纪念法国画家达利起的名吧。”斯文拖过一把吧台高脚凳坐下：他个子和体重坐不进圈椅。但高脚凳凳面小，斯文坐上去就完全捂进了厚厚的肉层里，让人很担心是否会陷进什么地方去。

“我这个大力是力气很大的意思——家里期望我长大后能干重体力活。”

“哦，是吗？你房东说你跟那个西班牙的还是法国的画家同名。他很为你自豪呢，说《时代》杂志说你要得诺贝尔奖了。”他顺手往左后方照片覆盖的墙面一挥。“得谢谢华大，我这小店里也来过三五个诺贝尔奖得主，还跟我合过影。等你得了奖，别忘了也跟我照一张，放那儿凑凑热闹。”

我尴尬得不知怎么回应。正担心呢，马上发觉这担心纯粹多余，因为斯文话题一转，谈起他的家焙咖啡来，显然合影云云不过是客套而已。我偷眼瞟那墙面，花拉拉一大片，最大最显眼的照片都是本地美式足球明星、篮球明星，大框子框着，签名巨型花哨，将来都是卖得出好价钱的收藏品。次一级的就是名人什么的，像芭芭拉·斯特来桑和克林顿总统，也住在镜框里，就是小一点儿。至于那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大概就野营在那一大片巴掌大小用揷书钉钉在木板墙上的照片里吧。

想到自己现在连挨一揷书钉的前景都没有了，不由暗笑，无奈化生出几分幽默来。几年前我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挖来，报到前，一个杂志还刊登了我的一篇专访，预言我五年之内就会得诺贝尔奖。不过那是《科学》杂志，不是一般人敬若神明的《时代》。在科学家眼里，《时代》说什么都不作数的。前个月我要得奖的课题被一个小破学校毫无名气的南美裔的教授做成功了。他比我晚两年开始，在我还没有看见成功前景时他就轻易解决了所有的难题，这让我意识到自己跟他相比，差了几个层次。更令人沮丧的是，他的成功没引起一丝波澜，而如果是我做成的话，一定会有许多报道并讨论得奖前景了。

于是我书橱里保留的那本《科学》，不久前就被我扔掉了，看来那之前房东早已秘密巡视过他已经出租的领地。

在美国，房子一旦出租，房东偷偷巡视，房客可以将其状告至法庭。

斯文讲他的家焙咖啡时双眼闪闪发亮，一定快感非凡，但比起听王教授讲的快感，恐怕还低一个层次。王教授边听边评论提问，眉飞色舞，而且时不时提醒斯文漏讲了什么。斯文时有口吃，王教授便会接过去代讲一小段。显然，王教授已经听过多次，而且乐于重复听讲。我对焙制咖啡毫无兴趣，但斯文讲解时所表现出来的分析技巧和逻辑能力让我惊异。讲到焙制介质时，用词思路 and 化学生物学知识都很专业，尤其是讲到石板焙制咖啡时，要考虑石板所含化学成分跟咖啡成分差异和温度互相影响，及如何找出最快捷的留利去弊的方法论原则，这让我意识到这个大脑绝对超过我至少三分之一的博士生。我一共有二十三个博士生，大部分都比我年龄大一岁到十三岁不等。

“可惜了，你怎么没学科学，斯文？”我找了个机会插问，“你逻辑能力很强。”

才说完我就意识到自己又犯了老毛病：许多人不做科学，不一定是没有科学头脑。

斯文正讲到兴头上，被我打断，愣愣然左看右看。然后大约觉得不够礼貌，便作思索状，点头，若有所悟。我几乎可以肯定，斯文认为我的提问“浑身不搭界”。他眯细着眼睛上下左右在我身上扫了几回，口里嘟嘟哝哝，然后信口说有人从吧台后叫他（整个店里安静得都听得见鬼走路），道了个歉，逃难似的走了，庞然大物摇摇摆摆挤进吧台，又想起什么，对我大声叫道：“明天有新咖啡。”过了一会儿，又加道：“In this world nothing is certain but death, taxes and my coffee.”（世上万事无定，但有三个例外：死亡、税收、我的咖啡。）这话说到一半时他眼光错开，摆弄着吧台上的生啤龙头，好像唧唧咕咕给自己听。

这句话套用弗兰克林一句名谚，末尾加了“我的咖啡”。

我思维短路了几秒：好像中国古代有个叫庄子还是老子的家伙讲过类似的话。生命中肯定的东西？难道斯文津津乐道于烤咖啡，是某种生命追求？还有微言大义，“形而上者谓之道”？

斯文是个哲人隐士，还是我因为自己的生存危机便一厢情愿把这

个胖巨人标签成了苏格拉底？我盯着眯细着眼摆弄生啤龙头的斯文发呆。王教授伸长手臂越过圆桌面点一下我胳膊。我打了个激灵，想问他斯文是否在讲哲学，但忍住了，怕看见王教授一脸“你在说什么呀”的神情。最近常常半夜睡醒，一脑壳思绪纷纷像一锅煮开的糍糊，每每觉得走到了精神分裂边缘。

我回过神来没话找话。“王教授……嗯，你……还在玩纯数学……噢不，你是上海人，咖啡从小就喝吧？”

我语无伦次，但王教授不在意，反倒转过来细盯着我，告诉我他的咖啡故事很长，问我有没有时间听。我不想说愿意但不敢说不愿意，王教授便得逞似的笑了，好像早就看穿了我言不由衷。我无端地感觉他有点失望。也许他也孤独，需要听众。

下一天是星期四，酸鲱鱼咖啡店人满为患，都是专为斯文的家焙咖啡来的，从十几岁的少年郎到银发皤然的九旬翁媪，不过大多数是三五十岁的中年男女。在西方，美国人大都喝雀巢、麦氏等便宜货，所以很受欧洲人、南美人嘲笑，但至少西雅图是例外，后来星巴克崛起此地并非偶然。好不容易找到王教授，在他旁边挤进半个屁股，然后开始等待。大家兴奋地猜测今天是什么咖啡、怎么焙制、温度如何、空气湿度会不会有影响。原来斯文会玩狡猾，每星期焙制什么咖啡都要保密到最后一刻，吊足胃口。第一缕新焙咖啡香味从后门钻钥匙眼儿溜进来，店堂里节日气氛开始蠢动，等香气扑开门扇汹涌而入，这气氛就蓬蓬勃勃膨胀开来，直到庞然大物斯文手托一个大银盘左晃右摆走进门，咖啡豆油亮亮，深褐色里氤氲出一团金黄，银盘上堆得又高又尖，狂欢节的味道便蘑菇云一般四处弥漫开去。

第一轮咖啡不要钱，颇有诗意地名之曰：tribute to Café amis（进献咖米），这也是斯文的招徕术之一。咖啡开煮，特地拿出老式的透明玻璃咖啡壶，看蒸汽搅动深褐色的蚁群在里面一股股上下蹿动，大家便屏声静气乖乖坐着看，好像等待上帝之子再次降临。咖啡好了，斯文开路，四五个男女白衬衫黑马甲红领结，手捧银制咖啡用具，一张一张桌子斟过来。一时间满店都是咂嘴叹气声。不知为什么这儿的咖啡老饕都欢喜啜一口咖啡就咂巴一下嘴，慢慢下咽，然后极长而轻地叹一口气。

我喝不出这咖啡好在哪里，不过也没少咂嘴叹气。并非我冒充行家，只是觉得不这么做很不礼貌，而且斯文还不时对我点个头、眨一下眼什么的，不知是不是还想着要跟我合影。王教授似乎忘了我的存在，半闭着眼，抿口咖啡，嘴唇开条极细的缝，深吸口气，屏住，然后慢慢呼出，略停，再抿口咖啡。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附庸风雅，但他肯定知道我在装腔作势，不过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在心里暗暗笑我，至少表面上他想让我觉得自在。

“A gentleman is, not does.”（绅士本天成，人力非所及。）我心里念了一句英谚自嘲。

我一直有个莫名的直觉，认为王教授一定出生于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家庭，虽然我自己是江南小镇教书匠的产儿，从来没见过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家庭”——包括我那些长春藤师长，都没一个合乎我脑中这个模式，恐怕不仅由于他们当中很多人跟我一样出身草根。我欢喜乱读书，知道这类教养，其优雅处可以迷人，更可以迷杀人，恐怕大多数时间是后者。我不由自主猜想，如果王教授想嘲弄我，会采取何种方法，竟然很想见识一下。但是，前提是，我得有资格让一个教养很好的人嘲弄一下。我有吗？正胡思乱想，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自视，竟从猎取诺奖者降级到是否有资格做人家的笑柄，如此一落千丈，沮丧感油然而起。几分钟后，还出现了全身肢体下坠似的瘫痪感，所有我自己心脑血管科学研究计划所涉及的精神病态征象，会一个一个地出现在自己身上。

“我以前也有一只这种 coffee maker，”王教授说，指着在吧台上沸腾的玻璃咖啡壶，并不看我，“我们家原来有好几只。其实家里没人爱吃咖啡，不过赶时髦，那时阿狗阿猫都要买一只咖啡壶，洋派。你晓得，呵呵，上海人的虚荣心，蛮作孽（可怜）的。无伤大雅，当然。后来运动，都抄家抄走了。说来难以置信，有一次家里缺钱，我去中央商场当一件西装改成的中山装，看见一只咖啡壶上的玻璃罩，有些眼熟，仔细一看，奇迹，竟还是我们家的，不过其他部分都没了。”

王教授戛然而止。我想他是要知道我是否有兴趣听下去，便问，你买回去没有？他点点头，也就没了下文。我想他非要我“诚恳”请求才会讲他的故事，不然好像他硬要讲给我听似的，正犹豫着是否要

诚恳一回，店堂里众咖米们忽然鼓起掌来，原来是感谢斯文恩赐咖啡。忙跟王教授一起站起，用力鼓掌，外交家似的笑着，像真的一样。

王教授喝够了咖啡跟我一起出门回家。关上门时，他对我笑笑。“我买回玻璃罩那年，还不会吃咖啡。不过，特别想吃。”

我以为他会借此讲他的咖啡故事，但没有。后来回想他说那话时，温和的眼光依然厚厚的。难道他怕我不会喝咖啡自我感觉不好，安慰安慰我？如果这样，虽然小心眼儿了一点儿，但不难体见其善意。

我也成了酸鲱鱼咖啡店的常客，甚至还尝了酸鲱鱼，腥得我有个把月一看见鱼就想吐。王教授却每过十来天就会吃一回酸鲱鱼，那时他就会坐上吧台，就着一小杯烈酒，很享受的样子。他说他外婆是宁波人，什么生的腥的臭的，都爱吃。

“我是 hedonist（享乐主义），是哲学意义上的，但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不是 epicurean [伊壁鸠鲁（感官享乐）主义者]。这你恐怕比我懂得多。一样东西有人欢喜，必定能产生快感，有机会体会一下，顶好别错过。体会不到，也无所谓，反正你也不晓得你错过了什么，呵呵。”

hedonist 这个词通常翻作享乐主义者，不十分确切，不少人知道这一点，都会用英文原文。但很少非专业人士知道这个词在心理学和哲学上的不同用法，除非阅读非常广泛。不过我并未因此表示惊异，只是在脑海里狠狠地打量了他一番。

后来我意识到，我是在那一刻才开始把他看作同等智力者。

王教授始终没讲他的咖啡故事。有几次我逗他讲，他总是说，因缘巧合，你自会晓得，不然，讲那个没意思的故事做啥？久而久之，我渐渐觉得他是真不想讲这个故事，而且这故事恐怕还辐射着几分个人隐私的暧昧。

第三章

回想起来，王教授是我第一个朋友、咖米，算不上亲密朋友，因为等到我相信这世界上应该有人还看得上眼时，已经过了能无意识地敞开心灵寻求知音的心理年龄。我知道他欢喜我，但始终不知道他不是把我当作朋友，反正他看我的眼光，那厚度始终没消失过。大约我们俩都想做亲密朋友，终于没做成，好像有点遗憾。当然我可以哲学一下，说在终极意义上，人是绝对的孤独，但大学生时很玩过一阵这种深刻，玩过头就不仅是品位缺陷，因为明摆着，有人就是有知己，更别说还有人从来没感到过孤独，你要坚持说人实际上还是孤独的，只是没感到孤独而已。可是孤独不就是种主观感觉吗？感觉不到，还存个什么在呢？逻辑都没有。纯粹文科思维。

当然，“文科思维”这个词，我是从不公开用的，免得成为笑柄。但是这个词很有发泄力。中国教育精英史无前例的逻辑能力低下，的确以文科学生为甚，将会是中国大国梦的佝偻症。这种佝偻症也在美国蔓延，不过并未传染到教育精英层次。

我还是天才时，好像从未有过孤独感。

我跟王教授做了咖米，我猜想一是害怕自己的孤独，二是好奇别人的孤独。华大的中国学生和教授，几乎没人跟王教授常来常往。一般说法是王教授英文好，欢喜跟老外交往，对中国人没兴趣。这说法难免有文化自卑之嫌。但我跟他在一个屋顶下住了三年半，除了酸鲱